

文稿

《閱微草堂筆記》中紀昀「托狐鬼以抒己見」的學術見解之例

黃瓊誼*

魯迅（1881-1936）曾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稱讚紀昀（1724-1805）的《閱微草堂筆記》說：「惟紀昀本長文筆，多見秘書，又襟懷夷曠，故凡測鬼神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見者，雋思妙語，時足解頤，間雜考辨，亦有灼見。敘述復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後來無人能奪其席，固非僅借位高望重以傳者矣」¹，紀昀對於他所贊同或反對的意見，往往藉著鬼狐或是他人之口或抨擊或諷刺或讚揚或勸懲，甚至於紀昀連學術見解，也有以這種寓言式「托狐鬼以抒己見」的方式來表達。所以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已不僅僅於講述奇聞異事而已，其中還有作者藉著談異述奇，特別是講述狐鬼故事來諷刺世相、針砭世風、抒發人生感慨與哲理、為人處世的哲學等種種意圖，乃至表述自己的學術觀點、思想觀點也屢見其中。所以魯迅才又稱「則《閱微》又過偏於論議。蓋不安於僅為小說，更欲有益人心」²。今試舉《閱微草堂筆記》中紀昀「托狐鬼以抒己見」的學術見解之例數則，或許有助於我們去瞭解紀昀內心一些未曾言明的想法，讓我們能更加清楚紀昀看待漢、宋學的態度，並釐清紀昀未曾言明和被人誤解的治學趨向。

一、經香閣之事

在《灤陽消夏錄》卷一中，記載著一則由紀昀在順天鄉試時所取的學生朱子穎，講述一位士子的經香閣奇遇之事。雖然紀昀認為「案此事荒誕，殆尊漢學者之寓言」，但是卻也趁此發表了一番他對漢、宋學的看法：

夫漢儒以訓詁專門，宋儒以義理相尚，似漢學粗而宋學精。然不明訓詁，義理何由而知？概用詆誹，視猶土苴，未免既成大輅，追斥椎輪，得濟迷川，遽焚寶筏。於是攻宋儒者，又紛紛而起。故余撰《四庫全書·詩部總序》，有曰：「宋儒之攻漢儒，非為說經起見也，特求勝於漢儒而已。後人之攻宋儒，亦非為說經起見也，特不平宋儒之詆漢儒而已。」……平心而論，《易》自王弼始變舊說，為宋

* 南開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專任講師

¹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22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138。

² 同前注。

學之萌芽，宋儒不攻；《孝經》詞義明顯，宋儒所爭，只今文古字句，亦無關宏旨，均姑置勿議；至《尚書》、三禮、三傳、《毛詩》、《爾雅》諸注疏，皆根據古義，斷非宋儒所能；《論語》、《孟子》，宋儒積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斷非漢儒所及。蓋漢儒重師傳，淵源有自；宋儒尚心悟，研索易深。漢儒或執舊文，過於信傳；宋儒或憑臆斷，勇於改經。計其得失，亦復相當。唯漢儒之學，非讀書稽古，不能下一語；宋儒之學，則人人皆可以空談其間。蘭艾同生，誠有不盡饜人心者。是嗤點之所自來。此種虛構之詞，亦非無因而作也。³

由上述這段意見，透露著紀昀三點學術上的訊息。一是他對漢學、宋學的長短、得失的評論，可說是實事求是，無所偏向。所以方濬師評論這段文字說：「此論出，雖起鄭、孔、程、朱於九泉問之，當亦心折也」⁴。由這段話可以看出紀昀對漢學之短並不迴護，對宋學之長，也不抹滅，一如他在《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所說的「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疎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同樣有著「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⁵，是力主消弭門戶之爭的意見。其實紀昀對平息漢宋學門戶之爭，力求公允之論的說法多有所見，如他在〈周易義象合纂序〉⁶中稱「古今說五經者，惟《易》最夥，亦惟《易》最多歧論，甘者忌辛，是丹者非素，斷斷相爭，各立門戶，垂五六百年於茲」，對這種《易》學主象，主理、主事三派的門戶之爭，在紀昀看來實在是「仁智自生妄見」，因此他欣賞的是李東園於「漢學、宋學兩無所偏好，亦無所偏惡」這種持平之論，甚至發出「余向纂《四庫全書》，作經部詩類小序曰：『攻漢學者，意不盡在於經義，務勝漢儒而已；伸漢學者，意亦不盡在於經義，憤宋儒之詆漢儒而已。出爾反爾，勢于何極。』安得如君者數十輩與校定四庫之籍也」的感慨，他還對戴震、周永年以水做一個生動的比喻：「譬一水也，

³ 紀昀著，孫致中等校點，《紀曉嵐文集》第二冊《閱微草堂筆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頁 10。

⁴ 《蕉軒隨錄》卷七，（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279。

⁵ （北京）中華書局，1997，上冊頁 42。

⁶ 《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153-154。

農家以爲宜灌溉，舟子以爲宜往來，形家以爲宜砂穴，兵家以爲宜扼拒，遊覽者以爲宜眺賞，品泉者以爲宜茶菴，泝澗者以爲利浣濯：各得所求，各適其用，而水則一也。譬一都會也，可自南門入，可自北門入，可自東門入，可自西門入，各從其所近之途，各以爲便，而都會則一也。《易》之理何獨不然……通此意以解《易》，則《易》無門戶矣」，由此也可以看出紀昀致力於平息漢宋學門戶之爭，力求公允之論的用心。相同的意見又見於〈黎君易注序〉⁷，紀昀認爲漢宋《易》學象、數、理三派之爭的由來「一由爭門戶，一由驚新奇，一由一知半解」，但「漢《易》言數象，不能離存亡進退，非理而何；宋《易》言理，不能離乘承比應，非象數而何」，因此「言理則棄象數，言象數即棄理，豈通論哉！」又何必堅持「此彼法、此我法、此古義、此新義」的門戶之見呢！在此不難看出紀昀主張的是消融門戶之見，以學術之是非爲準，因此阮元才會說紀昀「考古必衷諸是，持論務得其平……蓋公之學在於辨漢宋儒術之是非」⁸。可惜的是紀昀這樣摒除門戶之爭、力求公允之論，並未引起人們太多的注意，以致於大部分人還是認爲紀昀治學的態度是揚漢抑宋，仇視宋學。

其次在這段話中，紀昀提到他撰寫了《四庫全書·詩部總序》，其實紀昀自己也曾多次提及他和《四庫全書總目》的關係，有的是自稱撰寫《四庫全書總目》總序、類序⁹，有的是直言撰寫《四庫全書總目》¹⁰，有的是

⁷ 前揭書，頁 155。

⁸ 阮元：〈紀曉嵐遺集序〉，《紀曉嵐文集》第三冊，前揭書，頁 727。

⁹ 如這段話的自稱，另外有〈詩序補義序〉：「余作《詩類總序》有曰：攻漢學者，意不盡在於經義，務勝漢儒而已。伸漢學者意亦不盡在予經義，憤宋儒之詆漢儒而已。各挾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濟以不平之氣，激而過當，亦其勢然與！」（《紀曉嵐文集》第一冊，頁 156-157）、〈周易義象合纂序〉：「余向纂《四庫全書》，作經部詩類小序曰：攻漢學者，意不盡在於經義，務勝漢儒而已；伸漢學者，意亦不盡在於經義，憤宋儒之詆漢儒而已。出爾反爾，勢于何極。」（前揭書，頁 154）、〈詩序補義序〉：「凡《易》之象數、義理；《書》之今文、古文；《春秋》之主傳、廢傳；《禮》之王、鄭異同，皆別白而定一尊，以諸雜說爲之輔」（前揭書，頁 156）。

¹⁰ 如〈二禳詩鈔序〉：「余初學詩從《玉谿集》入，後頗涉獵於蘇、黃，於江西宗派亦略窺涯涘。嘗有場屋爲余駁放者，謂余詆譏江西派，意在煽構，聞者或惑焉，及余所編《四庫全書總目》出，始知所傳蜚語，群疑乃釋。」（前揭書，頁 200）、〈詩序補義序〉：「余於癸巳受詔校秘書，殫十年之力，始勒爲《總目》二百卷，進呈乙覽……凡《易》之象數、義理；《書》之今文、古文；《春秋》之主傳、廢

自稱校定、勘定《四庫全書總目》之事¹¹，有言及《四庫全書總目》編次¹²，有的是論及撰寫《四庫全書總目》案語之事¹³，這在在都說明了紀昀為《四庫全書總目》所付出的心血與密切的關係，紀昀的這些自述，從乾、嘉歷道、咸、同、光以來，並未見清代學者出面反駁，足見所言屬實，這正是為《四庫全書總目》著作權歸屬於紀昀，做了一個有力的例證。

最後，紀昀所說的「唯漢儒之學，非讀書稽古，不能下一語；宋儒之學，則人人皆可以空談其間。蘭艾同生，誠有不盡饜人心者。是嗤點之所自來。此種虛構之詞，亦非無因而作也」，表達出紀昀認為漢學治學篤實，宋學則不免「空談其間」，以至於「蘭艾同生」，造成「嗤點之所自來」，

傳；《禮》之王、鄭異同，皆別白而定一尊，以諸雜說為之輔。」（前揭書，頁 156）、〈灤陽續錄〉卷一：「案相人之法，見於左傳，其書《漢志》亦著錄。惟太素脈、揣骨二家前古未聞。太素脈至北宋，始出其授受，淵源皆支離附會，依託顯然。余於《四庫全書總目》，已詳論之。揣骨亦莫所自起。」（前揭書，頁 494）、〈閱微草堂硯譜〉：「此迦陵先生之故硯，伯恭司成以贈石庵相國。余偶取把玩，相國因以贈余。迦陵四六，頗為後來所嗤點，余撰《四庫全書總目》，力支柱之。」（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 23）、〈槐西雜誌〉卷二：「余撰《四庫全書總目》，亦謂虛中推命不用時，尚沿舊說。今附著於此，以志余過」（前揭書，頁 305）。

¹¹ 如〈濟眾新編序〉：「余校錄《四庫全書》，子部凡分十四家。」（前揭書，頁 179）、〈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序〉：「余校定《四庫》所見不下數千家，其體已無所不備。」（前揭書，頁 207）、〈遜齋易述序〉：「余勘定四庫書，頗恨其空言聚訟也。」（前揭書，頁 153）、〈黎君易注序〉：「余校定秘書二十餘年，所見經解，惟《易》最多，亦惟《易》最濫」（前揭書，頁 155）。

¹² 如〈詩序補義序〉：「惟《詩》則托始小序，附以辨說，以著爭端所自起，終以范蘅洲之《詩瀋》、姜白岩之《詩序補義》、顧古湫之《虞東學詩》，非徒以時代先后次序應爾也。」（前揭書，頁 156）、〈姑妄聽之〉卷四：「余作《四庫全書總目》，明代集部以練子甯至金川門卒，龔詡八人，列解縉胡廣諸人前。」（前揭書，頁 479）、〈濟眾新編序〉：「余校錄《四庫全書》，子部凡分十四家。儒家第一，兵家第二，法家第三，所謂禮樂兵刑國之大柄也。農家、醫家，舊史多退之於末簡，余獨以農家居四，而其五為醫家。農者民命之所關，醫雖一技，亦民命之所關，故升諸他藝術上也」（前揭書，頁 179）。

¹³ 如〈姑妄聽之〉卷四：「余作《四庫全書總目》，明代集部以練子甯至金川門卒，龔詡八人，列解縉胡廣諸人前。併附案語曰：「謹案練子甯以下八人，皆惠宗舊臣也。考其通籍之年，蓋有在解縉等後者。然一則效死於故君；一則邀恩於新主，梟鸞異性，未可同居，故分別編之，使各從其類。至龔詡卒於成化辛丑，更遠在縉等後，今亦升列於前，用以昭名教是非、千秋論定。紆青拖紫之榮，竟不能與荷戟老兵爭此一紙之先後」，黃泉易逝，青史難誣，潘生是言，又安可以侏薄廢乎」（前揭書，頁 479）。

是以會有這則寓言的產生。因為認同漢學徵實的治學方法，所以紀昀自稱「三十以前，講考證之學；五十以後，領修祕籍，復折而講考證」¹⁴，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紀昀記載著老師何勵庵（何琇）所講述的狐仙故事，雖然他認為是「案此殆先生之寓言」，但會將此事加以引述記錄，主要還是認同治學一如老狐求仙，應該步步踏實：

吾輩皆修仙者也，凡狐之求仙有二途，其一採精氣拜星斗，漸至通靈變化，然後積修正果，是為由妖而求仙，然或入邪關，則干天律，其途捷而危。其一先鍊形為人，既得人，然後講習內丹。是由人而求仙，雖吐納導引，非旦夕之功，而久久堅持，自然圓滿，其途迂而安。顧形不自變，隨心而變，故先讀聖賢之書，明三綱五常之理，心化則形亦化矣……先生嘗曰：「以講經求科第，支離敷衍，其詞愈美，而經愈荒。以講經立門戶，紛紜辯駁，其說愈詳，而經亦愈荒，語意若合符節」。又嘗曰：「凡巧妙之術，中間必有不穩處，如步步踏實，即小有蹉失。終不至折肱傷足」，與所云修仙二途，亦同一意也。¹⁵

二、戴震、劉羽沖的鬼故事

雖然紀昀欣賞漢學重考據徵實的治學方法，但是如果只是泥古而食古不化，成為迂腐的學究，甚至陷入繁瑣的考證弊病當中，紀昀也會毫不客氣地給予辛辣的諷刺。《閱微草堂筆記》中多的是譏諷宋學之弊的故事，但其實也有被人所忽略，紀昀譏諷漢學之弊的故事。其實紀昀早已毫不避諱地指出漢學之弊「及其弊也拘」、「及其弊也瑣」¹⁶，一如批評漢學最力的姚鼐所說的漢學流弊，其批評漢學「守一家之偏」¹⁷、「穿鑿瑣屑」

¹⁴ 〈姑妄言之序〉，前揭書，頁 375。

¹⁵ 〈灤陽消夏錄〉卷三，前揭書，頁 53。

¹⁶ 此二句見《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序》，前揭書，1997。

¹⁷ 如同紀昀所說的「及其弊也拘」，姚鼐批評道：「當明時，經生惟聞宋儒之說，舉漢、唐箋注屏棄不觀，其病誠隘。近時乃好言漢學，以是為有異於俗。夫守一家之偏，蔽而不通，亦漢之俗學也，其賢也幾何？」（〈復孔搗約論禘祭文〉，《惜抱軒文集》卷六，《續修四庫全書》第 1453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47）、「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妒，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贈錢獻之序〉，《惜抱軒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 1453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七，頁 56）。

之學¹⁸。在〈灤陽消夏錄〉卷五中紀昀講述了一則鬼故事給戴震聽，戴震聽後也說出一則鬼故事來回應：

朱青雲言，嘗與高西園散步水次。時春冰初泮，淨綠瀛溶。高曰：「憶晚唐有『魚鱗可憐紫，鴨毛自然碧』句，無一字言春水而晴波滑笏之狀，如在目前。惜不記其姓名矣。」朱沉思未對，聞老柳後有人語曰：「此初唐劉希夷詩，非晚唐也。」趨視無一人，朱悚然曰：「白日見鬼矣！」高微笑曰：「如此鬼，見亦大佳，但恐不肯相見耳。」對樹三揖而行。歸檢劉詩，果有此二語。余偶以告戴東原，東原因言有兩生燭下對談，爭春秋周正夏正，往復甚苦，窗外忽太息言曰：「左氏周人，不容不知周正朔，二先生何必費詞也？」出視窗外，惟一小僮方酣睡。觀此二事，儒者日談考證，講曰若稽古，動至十四萬言，安知冥冥之中，無在旁揶揄者乎？¹⁹

在乾嘉考據學風如日中天的時代，紀昀竟敢透過鬼神之口對大家趨之若鶩的考據之學加以揶揄，如果紀昀果真一味反對宋學，又怎麼會有譏諷漢學陷入訓詁考證泥淖：「儒者日談考證，講曰若稽古，動至十四萬言，安知冥冥之中，無在旁揶揄者乎」的記述呢？《閱微草堂筆記》中另有一則書生借視狐精之書「皆五經、論語、孝經、孟子之類。但有經文而無註。問經不解釋，何由講貫？老翁曰：『吾輩讀書，但求明理。聖賢言語本不艱深，口相授受，疏通訓詁，即可知其義旨，何以註為？』」²⁰，也頗有借狐精之口，表達出對儒者陷於訓詁考證泥淖之中的譏諷。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還不諱言，記錄其族祖在大兵圍城之際，猶考證古書真偽，因此不及逃生而遇害的故事：

¹⁸ 如同紀昀所說的「及其弊也瑣」，姚鼐批評道：「近時陽明之焰熄，而異道又興。學者稍有志於勤學法古之美，則相率而競於考證訓詁之塗，自名漢學，穿鑿瑣屑，駁難猥雜。其行曾不能望見象山、陽明之倫，其識解更卑於永嘉，而輒敢上詆程、朱，豈非今日之患哉！」（〈安慶府重修儒學記〉，《惜抱軒文集後集》卷十，《續修四庫全書》第 1453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202）、「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為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為量，以窺隙攻難為功，其甚者欲盡捨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寧非蔽歟」（〈贈錢獻之序〉，《惜抱軒文集》卷七，《續修四庫全書》第 1453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56）。

¹⁹ 前揭書，卷五，頁 96。

²⁰ 〈灤陽消夏錄〉卷三，前揭書，頁 53。

崇禎壬午，厚齋公攜家居河間，避孟村土寇，厚齋公卒後聞大兵將至河間，又擬鄉居，瀕行時，比鄰一叟，顧門神嘆曰：「使今日有一人如尉遲敬德、秦瓊當不至此。」汝兩曾伯祖，一諱景星，一諱景辰，皆名諸生也。方在門外束襜被，聞之，與辯曰：「此神茶鬱壘像，非尉遲敬德、秦瓊也。」叟不服，檢邱處機《西遊記》為證。二公謂委巷小說不足據，又入室取東方朔《神異經》與爭。時已薄暮，檢尋既移時，反覆講論又移時，城門已闔，遂不能出。次日將行，而大兵已合圍矣。城破，遂全家遇難。²¹

這件因為考證古書記載而喪命的慘事，或許刺激著紀昀避免成為不通世務讀死書的學究，也對漢學陷於訓詁考證之弊有所警惕。此外，紀昀高祖紀坤（厚齋公）之友劉羽沖復古、泥古的記載，未嘗不是針對著「凡古必真，凡漢皆好」²²的吳派，以及那些崇古、泥古的漢學家有感而發的描寫呢：

劉羽沖，佚其名，滄州人。先高祖厚齋公多與唱和，性孤僻，好講古制，實迂闊不可行。嘗倩董天士作畫，倩厚齋公題。內《秋林讀書》一幅云：「兀坐秋樹根，塊然無與伍。不知讀何書？但見鬚眉古。只愁手所持，或是井田譜。」蓋規之也。偶得古兵書，伏讀經年，自謂可將十萬。會有土寇，自練鄉兵與之角，全隊潰覆，幾為所擒。又得古水利書，伏讀經年，自謂可使千里成沃壤。繪圖列說於州官。州官亦好事，使試於一村。溝洫甫成，水大至，順渠灌入，人幾為魚。由是抑鬱不自得，恒獨步庭階，搖首自語曰：「古人豈欺我哉？」如是日千百遍，惟此六字。不久，發病死。後風清月白之夕，每見其魂在墓前松柏下，搖首獨步。傾耳聽之，所誦仍此六字也。或笑之，則歛隱。次日伺之，復然。泥古者愚，何愚乃至是歟？²³

所以紀昀還趁著獻縣挖掘出唐代大中七年明經劉伸所撰〈張君平墓誌〉一

²¹ 前揭書，頁 532。

²²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認為吳派的宗旨是「凡古必真，凡漢皆好」（水牛出版社，1981，頁 53）。紀昀也曾明白指出吳派泥古的積弊：「蓋其長在博，其短亦在於嗜博。其長在古，其短亦在於泥古也」（惠棟《左傳補注》提要，《四庫全書總目》上冊卷 29，（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380）。

²³ 〈灤陽消夏錄〉卷三，前揭書，頁 50。

事，直言世人泥古謬見之非：

字畫尚可觀，文殊鄙俚。余拓示李廉衣前輩曰：「公謂古人事事勝今人，此非唐文耶？天下率以名相耀耳。如核其實，善筆札者必稱晉，其時亦必有極拙之字，善吟詠者必稱唐，其時亦必有極惡之詩，非晉之廝役皆羲、獻，唐之屠沽皆李、杜也。西子、東家，實為一姓；盜跖、柳下，乃是同胞，豈能美則俱美，賢則俱賢耶？賞鑒家得一宋硯，雖滑不受墨，亦寶若球圖；得一漢印，雖謬不成文，亦珍逾珠璧，問何所取？曰：『取其古耳。』東坡詩曰：『嗜好與俗殊酸鹹』斯之謂歟！」²⁴

所以由這些狐鬼的故事可以得知，當明末清初以來，欲以徵實的考證方法，以回歸經典原義，達到經世致用救世濟民的思想逐漸被淡忘之後，導致學者因崇古、泥古而沉溺於故紙堆中，窮年累月於字句的考證，清代漢學的流弊也逐漸浮現出來，紀昀對此漢學之弊也不諱言並加以譏諷，甚至於還在〈丙辰會試錄序〉²⁵一文中，他很清楚地提出了「明義理，固當以宋學為宗，而以漢學補苴其所遺」，但也指出了漢學的流弊：「以訂正字畫，研尋音義，務旁徵遠引以眩博，而義理不求其盡合……夫古學，美名也；崇獎古學，亦美名也。名所集而利隨焉，故弋獲者有之；利所集而偽生焉，故割剝讖緯，掇拾蒼雅，編為分類之書，以備剿說之用者亦有之」，足見紀昀治學並不排斥宋學、偏頗漢學，也能指出崇獎古學（漢學）所衍生的流弊。

三、紀叔姬、鬼魂談易之事

在魯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後，紀侯的二夫人紀叔姬還會到鄰地投靠小叔紀季，元儒程端學沿襲宋儒疑經改經臆斷之習，認為紀叔姬當歸於母族魯國而不應歸於夫族鄰地，據此而認定紀叔姬失節於紀季。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已嚴詞辯駁：

如經書紀履綸來逆女伯姬歸于紀，此自直書其事，舊無褒貶。端學必謂履綸非命卿，紀不當使來迎；魯亦不當聽其迎。夫履綸為命卿，固無明文，其非命卿，又有何據乎？紀叔姬之歸鄰，舊皆美其不以

²⁴ 〈如是我聞〉卷四，前揭書，頁 234-235。

²⁵ 紀昀：〈丙辰會試錄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149。

盛衰易志，歸於夫族。端學必以為當歸魯而不當歸鄫，斯已刻矣，乃復誣以失節於紀季，此又何所據乎？²⁶

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更藉著已成為神明的紀叔姬之口，暢《四庫全書總目》中未盡之言，加以辯白程端學「何由知季必悅我（五旬以外斑白之嫠婦）」臆斷的誤謬：

偶在五雲多處，（即原心亭）檢校端學《春秋解》，周編修書昌因言：「有士人得此書，珍為鴻寶，一日與友人遊泰山，偶談經義，極稱其論叔姬歸鄫一事，推闡至精。夜夢一古妝女子，儀衛尊嚴，厲色詰之曰：『武王元女，實主東獄。上帝以我艱難完節，接跡共姜，俾隸太姬為貴神，今二千餘年矣。昨爾述豎儒之說，謂我歸鄫為淫於紀季，虛辭誣詆，實所痛心。我隱公七年歸紀，莊公二十年歸鄫，相距三十四年，已在五旬以外矣。以斑白之嫠婦，何由知季必悅我？越國相從，《春秋》之法，非諸侯夫人不書，亦如非卿不書也。我待年之媵，例不登諸簡策，徒以矢心不二，故仲尼有是特筆。程端學何所憑據而造此曖昧之謗耶？爾再妄傳，當齧爾舌。』命從神以骨朵擊之，狂叫而醒，遂燬其書。」余戲謂書昌曰：「君耽宋學，乃作此言。」書昌曰：「我取其所長，而不敢諱所短也。」是真持平之論矣。²⁷

紀昀除了抨擊宋儒以臆說解經外，他還屢屢藉著鬼狐或他人之口加以抨擊宋儒《易》學先天無極之說的不滿，如記五公山人（王餘佑）與崔寅鬼魂談《易》之事，藉著崔寅鬼魂之口說出：

崔曰：「聖人作易，言人事也，非言天道也，為眾人言也，非為聖人言也。聖人從心不踰矩，本無疑惑，何待於占？惟眾人昧於事幾，每兩歧罔決，故聖人以陰陽之消長，示人事之進退，俾知趨避而已，此儒家之本旨也。顧萬物萬事，不出陰陽，後人推而廣之，各明一義。……易道廣大，無所不包，見智見仁，理原一貫，後人忘其本始，反以旁義為正宗，是聖人作易，但為一二上智設，非千萬世垂

²⁶ 〈春秋本義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97，上冊頁356。

²⁷ 〈槐西雜誌〉卷二，前揭書，頁280。

教之書，千萬人共喻之理矣。經者常也，言常道也，經者徑也，言人所共由也，曾是六經之首，而詭秘其說，使人不可解乎？」²⁸

相同的意見也出現在《四庫全書總目》卷六案語中：「夫聖人垂訓，實教人用《易》，非教人作《易》。今不談其所以用，而但談其所以作，是《易》之一經，非千萬世遵為法戒之書，而一二人密傳妙悟之書矣」²⁹。又如文士鬼魂因和張子克學術見解不同而絕交之事，張子克偶論太極無極之旨，鬼魂佛然曰：

「於傳有之：『天道遠，人事邇。』六經所論皆人事，即易闡陰陽，亦以天道明人事也。捨人事而言天道，已為虛杳，又推及先天之先，空言聚訟，安用此為？」³⁰

相同的意見也出現在《四庫全書總目》卷 95，子部〈太極圖分解提要〉中：「顧捨人事而爭天，又捨共睹共聞之天而爭耳目不及之天，其所爭者毫無與人事之得失，而曰吾以衛道。學問之醇疵、心術人品之邪正、天下國家之治亂，果繫於此二字乎？」³¹紀昀所抨擊的是「捨人事而言天道」、「而詭秘其說，使人不可解」、「先天之說的空言聚訟」等思想，除了在《四庫全書總目》有相同的意見外，此外紀昀還說：

故余於漢儒之學，最不信《春秋繁露》、《洪範五行傳論》；於宋儒之學，最不信《河圖洛書》、《皇極經世書》。³²

余校定秘書二十餘年，所見經解，惟《易》最多，亦惟《易》最濫……

²⁸ 〈灤陽消夏錄〉卷六，前揭書頁 112。

²⁹ 前揭書，頁 72。

³⁰ 〈槐西雜志〉卷二，前揭書頁 281。

³¹ 前揭書，頁 1240。

³² 《槐西雜志》卷一，前揭書，頁 251。紀昀雖未詳述因何不信，不過在《灤陽消夏錄》卷四中他引了李又聃的話，倒可以看出紀昀不滿的地方是有形可據的日月星辰運行宋儒都無法精準的預測，何況是無形之中的太極先天：「宋儒據理談天，自謂窮造化陰陽之本，於日月五星；言之鑿鑿，如指諸掌。然宋曆屢變而愈差，自郭守敬以後，驗以寔測，證以交食，始知濂洛關閩，於此事全然未解，即康節最通數學，亦僅以奇偶方圓，揣摩影響，寔非從推步而知。故持論彌高，彌不免郢書燕說，夫七政運行，有形可據，尚不能臆斷以理，況乎太極先天，求諸無形之中者哉？先聖有言：『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前揭書，頁 79-80。所以如同鬼魂所說的「空言聚訟，安用此為」。

殊不知《易》之作也，本推天道以明人事，故六十四卦之大象，皆有君子以字，而三百八十四爻，亦皆吉凶悔吝為言，是為百姓日用作，非為一二上智密傳微妙也；是為明是非決疑惑作，非為讖緯祿祥預使前知也。³³

紀昀認為《易經》「推天道以明人事」是為了「明是非決疑惑」，而不是為了「讖緯祿祥預使前知」；是為了「百姓日用作」，而不是為了「一二上智密傳微妙」，這和前面紀昀引鬼魂所說的話，兩相對照，實無二致，都是紀昀在書中每每「托狐鬼以抒己見」的例子，今將諸說列表於下。

批評焦點	鬼魂之言	《四庫全書總目》	紀昀之言
捨人事而言天道	聖人作易，言人事也，非言天道也。	實教人用《易》，非教人作《易》。	《易》之作也，本推天道以明人事。
而詭秘其說，使人不可解	但為一二上智設，非千萬世垂教之書……而詭秘其說，使人不可解乎？	不談其所以用，而但談其所以作，是《易》之一經，非千萬世遵為法戒之書，而一二人密傳妙悟之書矣。	是為百姓日用作，非為一二上智密傳微妙。 為明是非決疑惑作，非為讖緯祿祥預使前知也。
先天之說的空言聚訟	捨人事而言天道，已為虛杳，又推及先天之先，空言聚訟，安用此為？	捨人事而爭天，又捨共睹共聞之天而爭耳目不及之天，其所爭者毫無與人事之得失，而曰吾以衛道。學問之醇疵、心術人品之邪正、天下國家之治亂，果繫於此二字乎？	夫七政運行，有形可據，尚不能臆斷以理，況乎太極先天，求諸無形之中者哉？

由上述紀叔姬之例，可知紀昀痛惡的是宋儒臆斷解經之弊，理學家據理談天說性，講求格物窮理，但是紀昀認為「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然六合之中，實亦有不能論者」³⁴、「然則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

³³ 紀昀：〈黎君易注序〉，前揭書，頁 155。

³⁴ 〈灤陽消夏錄〉卷四，前揭書，頁 79。

二者多矣，可據臆斷歟」³⁵、「天下真有理外事也」³⁶、「理所必無者，事或竟有，然究亦理之所有也，執理者自泥古耳」³⁷，正因為天地之大無奇不有，幽明之理世人難測，六合之中有許多無法以常理判斷的事，因此紀昀認為不必曲為之詞，也不必力攻其非，「闕所疑可矣」³⁸。但是講學家「執其私見，動曰此理之所無」³⁹、「天地之大，無所不有，宋儒每於理所無者，即斷其必無，不知無所不有，即理也」⁴⁰、「宋儒於理不可解者，皆臆斷以為無是事」⁴¹，因此紀昀屢屢抨擊講學家「以理斷天下事，不盡其變」⁴²，講學家的臆斷「不亦顛乎？」⁴³、「毋乃膠柱鼓瑟乎？」⁴⁴。由鬼魂談《易》之事，可知紀昀痛惡的是空談天道而捨人事，不僅是宋學的先天無極之說，還包含了漢儒的《春秋繁露》、《洪範五行傳論》以陰陽休咎附會到政治、人事禍福之上無關經義之說，都是清楚地表達出紀昀「崇實黜虛」的治學趨向，因而痛惡不切實際的空談之說。所以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書中一再強調「以實心勵實行，以實學求實用」⁴⁵、「讀書以明理，明理以致用也」⁴⁶，在《四庫全書總目》中「通經」、「黜虛」、「用世」等類的評語措辭一再地出現，可以看出崇實的指向⁴⁷，也展現出「實」和「虛」正是紀昀對治學勸懲之所在，換言之，縈繞在紀昀心中的目標就是如何能通經致用，正如他在〈甲辰會試錄序〉中所說的：

設科取士將使分治天下之事也。欲治天下之事必折衷於理，欲明天下之理必折衷於經，……今之所錄，大抵以明理為主。其逞辨才、

³⁵ 〈姑妄聽之〉卷二，前揭書頁 411。

³⁶ 〈灤陽續錄〉卷三，前揭書，頁 531。

³⁷ 〈如是我聞〉卷一，前揭書，頁 156。

³⁸ 〈灤陽消夏錄〉卷四，前揭書，頁 67。

³⁹ 〈灤陽續錄〉卷一，前揭書，頁 502。

⁴⁰ 〈灤陽消夏錄〉卷六，前揭書，頁 115。

⁴¹ 〈灤陽消夏錄〉卷四，前揭書，頁 79。

⁴² 〈槐西雜誌〉卷二，前揭書頁 276。

⁴³ 〈灤陽續錄〉卷一，前揭書，頁 502。

⁴⁴ 〈灤陽消夏錄〉卷四，前揭書，頁 79。

⁴⁵ 〈姑妄聽之〉卷四，前揭書，頁 476。

⁴⁶ 〈姑妄聽之〉卷四，前揭書，頁 488。

⁴⁷ 詳見曾紀剛：《〈四庫全書〉之纂修與清初崇實思潮之關係研究——以經史二部為主的觀察》一書附錄二，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頁 129-148。

驚雜學、流於偽體者不取，貌襲先正而空疏無物、割剝理學之字句而鉅釘剽竊、似正體而實偽體者亦不取，期無戾於通經致用之本意而已。⁴⁸

四、黃山二鬼之事

紀昀講求重實效、黜空言的關鍵在於此「理」的可行性，明理之後能致用，才非空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紀昀藉著黃山二鬼的對談，提出了對張載《西銘》和真德秀《大學衍義》、邱濬《大學衍義補》的質疑，主要還是在於紀昀講求的是「謝彼虛談，敦茲實學」、「務求為有用之學」⁴⁹，也難怪相同的意見不只在《四庫全書總目》出現，還要在小說中「托狐鬼以抒己見」重提一番：

周化源言有二士遊黃山，留連松石，日暮忘歸。夜色蒼茫，草深苔滑，乃共坐於懸崖之下。仰視峭壁，猿鳥路窮，中間片石斜欹，如雲出岫，缺月微升，見有二人坐其上，知非仙即鬼，屏息靜聽。右一人曰：「頃遊嶽麓，聞此翁又作何語？」左一人曰：「去時方聚講《西銘》，歸時又講《大學衍義》也。」右一人曰：「《西銘》論萬物一體，理原如是。然豈徒心知此理，即道濟天下乎？父母之於子，可云愛之深矣，子有疾病，何以不能療？子有患難，何以不能救？無術焉而已。此猶非一身也。人之一身，慮無不深自愛者，己之疾病，何以不能療？己之患難，何以不能救？亦無術焉而已。今不講體國經野之政、捍災禦變之方，而曰吾仁愛之心同於天地之生物，果此心一舉，萬物即可以生乎？吾不知之矣。至《大學》條目，自格致以至治平，節節相因，而節節各有其功力。譬如土生苗，苗成禾，禾成穀，穀成米，米成飯，本節節相因。然土不耕則不生苗，苗不灌則不得禾，禾不刈則不得穀，穀不舂則不得米，米不炊則不得飯，亦節節各有其功力。西山作《大學衍義》，列目至齊家而止，謂治國平天下可舉而措之。不知虞舜之時，果瞽瞍允若，而洪水即平、三苗即格乎？抑猶有治法在乎？又不知周文之世，果太姒徽音

⁴⁸ 《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148。

⁴⁹ 《四庫全書總目》凡例，前揭書，頁33。

而江漢即化、崇侯即服乎？抑別有政典存乎？今一切棄置，而歸本於齊家，毋亦如土可生苗，即炊土為飯乎？吾又不知之矣。」左一人曰：「瓊山所補，治平之道其備乎？」右一人曰：「真氏過於泥其本，邱氏又過於逐其末。不究古今之時勢，不揆南北之情形，瑣瑣屑屑，縷陳多法，且一一疏請施行，是亂天下也。即其海運一議，臚列歷年漂失之數，謂所省轉運之費，足以相抵。不知一舟人命，詎止數十；合數十舟即逾千百，又何為抵乎？亦妄談而已矣。」左一人曰：「是則然矣。諸儒所述封建井田，皆先王之大法，有太平之實驗，究何如乎？」右一人曰：「封建井田，斷不可行，駁者眾矣。然講學家持是說者，意別有在，駁者未得其要領也。夫封建井田不可行，微駁者知之，講學者本自知之。知之而必持是說，其意固欲借一必不行之事，以藏其身也。蓋言理言氣，言性言心，皆恍惚無可質，誰能考未分天地之前，作何形狀；幽微曖昧之中，作何情態乎？至於實事，則有憑矣。試之而不效，則人人見其短長矣。故必持一不可行之說，使人必不能試、必不肯試、必不敢試，而後可號於眾曰：『吾所傳先王之法，吾之法可為萬世致太平，而無如人不用何也！』人莫得而究詰，則亦相率而嘆曰：『先生王佐之才，惜哉不竟其用。』云爾。以棘刺之端為母猴，而要以三月齋戒乃能觀，是即此術。第彼猶有棘刺，猶有母猴，故人得以求其削。此更托之空言，並無削之可求矣。天下之至巧，莫過於此。駁者乃以迂闊議之，烏識其用意哉！」相與太息者久之，劃然長嘯而去。二士竊記其語，頗為人述之。有講學者聞之，曰：「學求聞道而已。所謂道者，曰天曰性曰心而已。忠孝節義，猶為末務；禮樂刑政，更末之末矣。為是說者，其必永嘉之徒也夫！」⁵⁰

在這篇長篇大論中，二鬼首先提出光是「心知此理」是無法「道濟天下」，還是要有「體國經野之政、捍災禦變之方」的「術」；其次論及《大學》修齊治平「節節相因」，「亦節節各有其功力」，是節節各自有其「有治

⁵⁰ 〈姑妄聽之〉卷三，前揭書，頁 453-455。

法在」、「有政典存」，不能「列目至齊家而止」，就說「治國平天下可舉而措之」，邱濬補真德秀未盡之處，「又過於逐其末。不究古今之時勢，不揆南北之情形，瑣瑣屑屑，縷陳多法，且一一疏請施行，是亂天下也」，如果將《四庫全書總目》中〈大學衍義提要〉和〈大學衍義補提要〉所言，和這則故事兩相對照，可以發現兩者實無二致，不僅意思相同，連所舉的例子也一樣：

然自古帝王正本澄源之道，實亦不外於此。若夫宰馭百職，綜理萬端，常變經權，因機而應，利弊情偽，隨事而求，其理雖相貫通，而為之有節次，行之有實際，非空談心性，即可坐而致者，故邱濬又續補其闕也。⁵¹

又力主舉行海運，平時屢以為言，此書更力申其說。所列從前海運抵京之數，謂省內河挽運之資，即可抵洋面漂亡之粟，似乎言之成理。然一舟覆沒，舟人不下百餘，糧可抵以轉輸之費，人命以何為抵乎？……然治平之道，其理雖具於修、齊，其事則各有制置，此猶土可生禾，禾可生穀，穀可為米，米可為飯。本屬相因，然土不耕則禾不長，禾不穫則穀不登，穀不舂則米不成，米不炊則飯不熟。不能遞溯其本，謂土可為飯也。⁵²

今將兩者列表對照如下：

	黃山二鬼之言	《四庫全書總目》
認為光是「心知此理」是無法「道濟天下」	譬如土生苗，苗成禾，禾成穀，穀成米，米成飯，本節節相因。然土不耕則不生苗，苗不灌則不得禾，禾不刈則不得穀，穀不舂則不得米，米不炊則不得飯，亦節節各有其功力。	此猶土可生禾，禾可生穀，穀可為米，米可為飯。本屬相因，然土不耕則禾不長，禾不穫則穀不登，穀不舂則米不成，米不炊則飯不熟。不能遞溯其本，謂土可為飯也。
批評邱濬海運之失	即其海運一議，臚列歷年漂失之數，謂所省轉運之費，足以相抵。不知一舟人命，詎止數	所列從前海運抵京之數，謂省內河挽運之資，即可抵洋面漂亡之粟，似乎言之成理。然

⁵¹ 《四庫全書總目》卷 92，前揭書，上冊頁 1216-1217。

⁵² 《四庫全書總目》卷 93，前揭書，上冊頁 1225。

	十；合數十舟即逾千百，又何為抵乎？	一舟覆沒，舟人不下百餘，糧可抵以轉輸之費，人命以何為抵乎？
--	-------------------	-------------------------------

文中的講學者聽了二鬼之言，以為是出自重視事功的永嘉學派之口，但紀昀並非永嘉學派之徒，而是講求「明理」與「致用」之間的可行性，甚至還以此為會試命題：

周公手定《周禮》，聖人非不講事功；孔子問禮、問官，聖人非不講考證，不通天下之事勢而坐談性命，不究前代之成敗而臆斷是非，恐於道亦未有合。「永嘉之學」或可與「新安」相輔歟？⁵³

在通經致用的思維下，紀昀轉而重視傳統儒學中「濟世」的學說，在講求「內聖」的理學家眼中，永嘉事功學派總帶著異端的氣味，紀昀卻思索著兩者之間的相輔相成，他首先分辨事功與功利之別，其次說明聖人之道，有體有用，再加上前面提到了「聖人非不講事功」，看得出頗有為永嘉學派平反之意：

永嘉之學，倡自呂祖謙，和以葉適及傅良，遂於南宋諸儒別為一派。朱子頗以涉於事功為疑。然事功主於經世，功利主於自私，二者似一而實二。未可盡斥永嘉為霸術。且聖人之道，有體有用；天下之勢，有緩有急。陳亮上孝宗疏所謂風痺不知痛癢者，未嘗不中薄視事功之病。亦未可盡斥永嘉為俗學也。⁵⁴

在紀昀看來「夫儒者之學，明體達用。道德事業，本無二源」，心性派學者的輕視事功「歧而兩之，殊為偏見」⁵⁵，所以人品事業卓絕一時的范仲淹，就備受紀昀的推崇，正顯現出紀昀「以實心勵實行，以實學求實用」、「讀書以明理，明理以致用也」的治學目標：

蓋行求無愧於聖賢，學求有濟於天下，古之所謂大儒者有體有用，不過如此，初不必說太極、衍先天，而後謂之能聞聖道，亦不必講

⁵³ 紀昀：〈丙辰會試策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270。

⁵⁴ 〈永嘉八面鋒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 135，前揭書，下冊頁 1781。陳亮上孝宗疏所言是「今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龍川文集提要〉引陳亮言，前揭書卷 162，下冊頁 2157。）

⁵⁵ 〈宋令懿範提要〉，前揭書卷 61，上冊頁 858。

封建、議井田，而後謂之不愧王佐也。觀仲淹之人與仲淹之文，可以知空言、實效之分矣。⁵⁶

結語

就上述紀昀「托狐鬼以抒己見」的例子看來，有以下幾項值得注意的地方。就學術見解而言，漢、宋學各有紀昀所欣賞之長，也各有紀昀所批評之短。紀昀欲透過徵實的考據方法以求明儒家經典之理，由明儒家經典之理以建有益於世之事功，簡言之，縈繞在其心中的目標就是通經致用，在「通經致用」的思維下，讓他不再囿限於漢、宋學的藩籬之中。紀昀對理學家熱衷於談天說理頗有微辭⁵⁷，但他也不滿於漢學家泥古、瑣碎之弊，故而寫出泥古的劉羽沖，和譏諷漢學「儒者日談考證，講曰若稽古，動至十四萬言，安知冥冥之中，無在旁揶揄者乎」的記述，只不過他的一些消融門戶之見、力求公允之論的言論，如同他所譏諷的漢學之弊，都未引起人們的注意。一般還是認為他的治學趨向為「揚漢抑宋」，透過上述那些托狐鬼故事所抒發的「己見」，是有助於我們掌握並釐清紀昀未曾言明和被人誤解的治學趨向。

就《四庫全書總目》著作權的歸屬而言，紀昀這些「托狐鬼以抒己見」的意見往往和《四庫全書總目》中所說的意見是一致的，這除了證明紀昀以狐鬼之口表達自己的見解外，反過來說，也可作為紀昀撰寫《四庫全書總目》的佐證。當然，紀昀「托狐鬼以抒己見」的方法，不光只用在表達學術見解上，例如在文學見解方面，紀昀也是如此。在〈灤陽消夏錄〉卷三中，記載著一則木魅調停趙執信和王漁洋兩家詩說之爭的故事，除了分析漁洋山人詩的優劣外，也不忘說明一下兩家詩論產生的背景，而最主要的意見，還是在表達「二家宗派，當調停相濟。合則雙美，離則兩傷」的見解：

秋谷與魅語時，有客竊聽，魅謂：「漁洋山人詩，如名山勝水，奇

⁵⁶ 〈文正集提要〉，前揭書卷 152，下冊頁 2041。

⁵⁷ 早在紀昀 25 歲時，便有〈瓦橋關〉憑臨弔古一詩：「積水通瀛海，雄關記瓦橋。當年爭洛閩，此外付金遼。世暗邊功賤，儒多戰氣銷。北盟誰載筆，猶忍話三朝」表達出對理學家空議論而少事功的不滿（《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492）。

樹幽花，而無寸土藝五穀；如雕欄曲榭，池館宜人，而無寢室庇風雨；如彝鼎疊洗，斑斕滿几，而無釜甑供炊爨；如纂組錦繡，巧出仙機，而無裘葛禦寒暑；如舞衣歌扇，十二金釵，而無主婦司中饋；如梁園金谷，雅客滿堂，而無良友進規諫。」秋谷極為擊節。又謂：「明季詩，庸音雜奏，故漁洋救之以清新；近人詩，浮響日增，故先生救之以刻露。勢本相因，理無偏勝，竊意二家宗派，當調停相濟。合則雙美，離則兩傷。」秋谷頗不平之云。⁵⁸

如果和《四庫全書總目》中對這兩家的評論相比較，一樣是說明兩家詩論產生的背景，還提出兩家詩論「其論雖非無見」，但是「救弊補偏，各明一義」⁵⁹、「各明一義，遂各倚一偏」，因此「論甘忌辛，是丹非素」⁶⁰、「論甘而忌辛，是丹而非素」遂成相爭，如果「使兩家互救其短，乃可以各見所長」⁶¹，然後「兩說相濟，其理乃全」，最後結論為「殊途同歸，未容偏廢」⁶²、「合二家，相濟乃適相成」⁶³。對王、趙二人詩論之爭，《四庫全書總目》和紀昀所引狐鬼之言的意見，其實並無二致，都可視為「托狐鬼以抒己見」之例，也可做為紀昀撰寫《四庫全書總目》的佐證。

就小說寫作技巧而言，紀昀一方面運用小說寓言的寫作手法來記述故事，一方面卻往往對所記錄的故事直言其為寓言，有時甚至讓講述者尷尬不已⁶⁴，但是紀昀對於認為是虛構的故事卻偏偏要記錄，是因為認同故事的寓意，欲藉此借題發揮一番⁶⁵，足見紀昀認為小說雖有其虛構性，但仍

⁵⁸ 前揭書，頁 57。

⁵⁹ 此二句出自〈唐賢三昧集提要〉，前揭書，下冊頁 2662。

⁶⁰ 此二句出自〈御選唐宋詩醇提要〉，前揭書，下冊頁 2660。

⁶¹ 此二句出自〈因園集提要〉，前揭書，下冊頁 1225。

⁶² 此二句出自〈唐賢三昧集提要〉，前揭書，下冊頁 2662。

⁶³ 紀昀：〈袁清愨公詩集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198。

⁶⁴ 紀昀常於故事末了直稱「此公自作寓言」、「余謂此玉典寓言也」、「此殆白岩之寓言」……，有時逼的人難以下台只好言道「先生掀髯曰：『鉏斲槐下之詞、渾良夫夢中之操，誰聞之歟？子乃獨詰老夫也。』」（〈槐西雜誌〉卷一，前揭書，頁 261）、「書昌微慍曰：『永年百無一長，然一生不能作妄語。先生不信，亦不敢固爭。』」（〈槐西雜誌〉卷四，前揭書，頁 345）。

⁶⁵ 如「雖語頗荒誕，似出寓言。然神道設教，使人知畏，亦警世之苦心，未可繩以妄語戒也」（〈灤陽消夏錄〉卷六，前揭書，頁 108-109）、「此當是其寓言，未必真有。然莊生列子，半屬寓言，義足勸懲，固不必刻舟求劍爾」（〈姑妄聽之〉卷

應講求故事的合理性，不能讓紀錄成爲荒誕的妄語。因爲一旦被視爲妄語，他欲藉小說達到勸懲的目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因此他才會如此評論門生之作：

門人吳鍾僑，嘗作《如願小傳》，寓言滑稽，以文爲戲也……此鍾僑弄筆狡獪之文，偶一爲之，以資懲勸，亦無所不可；如累牘連篇，動成卷帙，則非著書之體矣。⁶⁶

就紀昀的交遊情形而言，被認爲是漢學家的紀昀，雖然從遊交往之輩，多是漢學家如王鳴盛、錢大昕、朱筠、盧文弨、王昶、戴震之流⁶⁷，但從前面「托狐鬼以抒己見」之例所提到「君耽宋學」的周永年，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共引述了四次周永年的話，相較於引述六次密友戴震的話，並不遑多讓。可見對於宋學陣營的人，紀昀依然交往，並不排斥。紀昀生於雍正二年，是時宋學正處於獨尊的地位，又爲了科舉考試必須熟讀朱註，因此早期所接受的盡是程朱理學的思想教育。他的師友劉統勳、劉墉父子二人，被認爲是理學家⁶⁸，但不礙劉統勳推薦紀昀出任四庫全書總纂官，紀昀在仕途上並且還受到其師劉統勳多次的照顧。而統勳之子劉墉，是紀昀一輩子的摯友，紀昀較劉墉晚死兩個月，紀昀在逝世前的九個月，還稱「余與石庵（劉墉）皆好蓄硯，每互相贈送，亦互相攘奪，雖至愛不能割，然彼此均恬不爲意也。太平卿相，不以聲色貨利相矜，而惟以此事爲笑樂」⁶⁹，兩人至死不渝的交情非比一般。由此看來，紀昀是否如後世所理解的那樣仇視理學，是值得商榷的。

四，前揭書，頁466）。

⁶⁶ 〈灤陽續錄〉卷四，前揭書，頁550-551。

⁶⁷ 紀昀和王鳴盛、錢大昕、朱筠、王昶都是乾隆十九年同科進士，又紀昀在〈與余存吾太史書〉一信中提到他和戴震的交情：「東原與昀交二十餘年，主昀家前後幾十年」（《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274），足見二人交情之深厚。

⁶⁸ 昭槿：〈本朝理學大臣〉，《嘯亭雜錄》卷10，（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318。

⁶⁹ 紀昀：《閱微草堂硯譜》，（湖北：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62。